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二

北山之什

要讀周氏九格  
話更運書部

周

豳

豳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

得養其父母焉。李氏曰：孔子曰：公則說，若不均則

雖征役未甚勞苦，而人亦將死矣。大東之詩，則有粲粲衣服者，有言履履而死者，則

安得而說服哉。王氏曰：經營四方，出入風議，皆大夫之事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

事靡盬，憂我父母。

李氏曰：杞，枸杞也。左氏昭十年有圉生之杞，杜

元凱注云：世所謂枸杞者。○毛氏曰：偕偕，疆壯

貌。說文曰：偕，疆也。○朱氏曰：大夫行役，陟彼北山，采杞

而食也。○毛氏曰：士子有王事者也。○鄭氏曰：

朝夕從事，言不得休息。○朱氏曰：王事靡盬，憂

我父母，言以王事而貽親憂也。

溥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音賓，莫非王臣。大

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毛氏曰：溥，大率。循，濱。厓也。孔氏曰：九州海環之，濱是四畔近水之處。

○王氏曰：取數多謂之賢。禮記曰：某賢於某若



干與此同義

孔叢子曰我從事獨賢勞事

○朱

氏曰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

獨勞也不斥王而曰大夫詩人之忠厚如此

孔氏

曰作者言王道之衰傷境界之削則云蹙國百里蹙蹙靡所騁恨其有人衆而不使即以廣大

言之所怨情異故設辭不同

○董氏曰孟子荀氏作普天之

下左氏引詩亦然古無濱字說文作瀕徐鉉謂

俗作濱非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

布彭反

嘉我未老鮮

息淺反

我方

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三八四

詩經

二

花

毛氏曰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鄭氏

曰嘉鮮皆善也○毛氏曰將壯也○朱氏曰旅

與齊同

李氏曰毛氏以旅為衆案桑柔曰靡有旅力秦誓曰旅力既愆若桑柔之詩以

謂衆力方盛猶可也如秦誓及此詩但指作詩者及良士耳不得解為衆也旅亦訓陳左氏庭

實旅百杜元凱注以旅訓陳此旅力亦是陳力也○後漢傳毅詩曰哀我經營旅力靡及注旅

陳也○李氏曰四牡彭彭然不得休息王事傍傍

然不得已蓋王之意善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

以我之力方且剛強可以經營四方而使之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

行

毛氏曰燕燕安息貌盡瘁事國盡力勞瘁以從

國事○鄭氏曰不已猶不止也李氏曰有不

道者○李氏曰自此以下皆言役使不均劉氏

或不知叫號我則慘慘劬勞彼或棲遲偃仰我

則王事鞅掌彼或湛樂飲酒我則慘慘畏咎彼

或出入風議我則靡事不為以彼為賢耶則國

事待我而集以我為賢耶則厚祿居彼為多

○左氏傳晉伯瑕曰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樵悴

事國

或不知叫號戶刀或慘慘七感劬勞或栖西音遲偃

仰或王事鞅於兩掌

李氏曰有棲遲於家而偃仰者○毛氏曰鞅掌

失容也孔氏曰鞅掌煩勞之狀言事煩鞅掌不

暇為容儀也今俗語以職煩為鞅掌其

言出於此○釋文偃仰作偃仰

號呼也或不知叫號謂深居安逸雖外之叫

呼亦不知也

或湛都南樂音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音議

如字協或靡事不為

王氏曰出入風議親信而優游也陳氏曰出入

也舌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鄭氏曰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

事自悔與小人並

無將大車祗

支音

自塵兮無思百憂祗自疪

都禮反

兮

鄭氏曰將猶扶進也。孔氏曰大車平地載任

之車其車駕牛祗適也。毛氏曰疪病也。蘇

氏曰將大車則塵汙之思百憂則病及之。李

氏曰猶小人不可與之共事與之共事難及其

詩經卷二十一

四

抄

身不可逃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莫庭反

無思百憂不出于頽

古迥反

朱氏曰冥冥昏晦也頽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

耿耿然不能出也。荀子大略篇云君人者不

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

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

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濕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

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

德之基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

人處也。

無將大車維塵雖於勇反兮無思百憂祇自重直用反

兮

鄭氏曰：雖猶蔽也。重猶累也。王氏曰：凡物之行

而速為物所累則重而遲

###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歐陽氏曰：鄭謂名篇曰

明損其政事。據詩終篇但述征行勞苦。畏於得罪。不敢懷歸之事。乃是大夫悔仕之辭。如序之說是也。

了無幽王曰：小其明之意。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為

二七四

詩詩記三二

王

江通

誌別爾了不關詩義。苟如鄭說。則小是宛之類。有何義乎。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芄野。二月

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音恭

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音古

蘇氏曰：芄地名也。毛氏曰：芄野。遠荒之地。○朱氏曰：二月

建卯也。○毛氏曰：初吉朔日也。○孔氏曰：離歷

也。○毛氏曰：罟網也。○朱氏曰：此大夫以二月

西征。至于歲暮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其毒

大苦。謂憂之甚。○丘氏曰：共人謂溫恭之人。隱

居不仕者也。賢者久不得歸，於是悔仕進退。既難恐不免於禍，念彼不仕之友，閑居自樂，欲似之而不得，故涕零如雨也。○王氏曰：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者，世亂矣。欲去而畏離罪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直慮反 曷云其還？歲聿云莫。音暮

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

人，惓惓音眷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毛氏曰：除，除陳生新也。孔氏曰：上云二月初吉，謂始行之時，故言除陳。

生新謂二月也。下云日月方奧，傳曰：煖即春溫，亦謂二月也。 鄭氏曰：孔甚

也。庶，衆也。○毛氏曰：憚，勞也。○朱氏曰：昔以是

時往，至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莫矣。蓋身獨

而事衆，是以勤勞而不暇也。○孔氏曰：悔仕於

亂，故念彼共人，惓惓然情懷反顧，恨不隱而遭

此勞也。我誠思歸，畏此譴怒，而不敢歸耳。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於六反 曷云其還？政事愈蹙。子六反

反 歲聿云莫，采芣蒿穫。戶郭反 菽心之憂矣，自詒伊

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芳福反

毛氏曰：奧，煖也。○鄭氏曰：愈，猶益也。○毛氏曰：



蹙促也。○鄭氏曰：詒遺也。○毛氏曰：戚憂也。○

鄭氏曰：興起也。○朱氏曰：今未知還期而政事

益以促急，是以至此。歲莫采蕭穫菽之時而不

得歸也。長樂劉氏曰：采蕭穫菽者，冬之事也。○董氏曰：采蕭所以祭也。穫菽所以畜也。

觀時之晚，所以為畜為祭。不得有備，故憂之而感。○鄭氏曰：自詒伊戚

我冒亂世而仕，自遺此憂。悔仕之辭。○蘇氏曰：

念彼共人，興言出宿，不安寢也。鄭氏曰：夜卧起宿於外，憂不能

宿於內也。○朱氏曰：畏此反覆，王政險側不可知也。

嗟爾君子，無怙安處。昌慮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

之聽之。式穀以女。

毛氏曰：恒常也。○王氏曰：靖靜也。○毛氏曰：式

用也。○丘氏曰：穀祿也。○朱氏曰：以猶與也。○

歐陽氏曰：嗟爾君子，無怙安處，乃是大夫自相

勞苦之辭。云無苟偷安，但靖共爾位之職，惟正

直是與，則神將佑爾以福也。○鄭氏禮記注曰：

神聽汝之所為，用祿與汝。○表記子曰：事君不

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

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鄭氏曰：不下達，不以私事自通於君。

也。不尚辭不多浮華之言也。弗自不身與相親。  
○呂氏曰：上達者進乎高明，下達者趣乎汙下。自者所由以為主也。彼謂孔子主靡，疋與侍人瑋環非其人而自之也。

上三章皆悔仕亂世厭於勞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懷歸之歎至是知不可去矣則與其同列自相勞苦曰嗟爾君子無恒欲安處也苟靜恭於位惟正直之道是與則神將佑之矣何必去哉卒章又申言之也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反呼報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三十三

禮記卷二十一

八

安札

毛氏曰息猶處也介景皆大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鍾刺幽王也

孔氏曰：鄭氏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時鼓鍾之詩所為作者鄭時

未見毛詩依三家為說也

鼓鍾將將

七羊反

淮水湯湯

音傷

憂心且傷淑人君子

懷允不忘

孔氏曰鼓擊也。釋文曰將將聲也。禹貢曰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孔氏曰：桐柏山在南

陽之東

○釋文曰湯湯流盛也。鄭氏曰淑善也

允信也。○王氏曰：幽王鼓鍾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故人憂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者，傷今而思古也。李氏曰：言今我思古之善人，君子念而信之，夫嘗忘也。

鼓鐘喑喑，音皆淮水潛潛。音皆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毛氏曰：喑喑，猶將將也。○蘇氏曰：潛潛，水流也。○毛氏曰：回，邪也。○王氏曰：潛潛，則既不溢矣。淑人君子，其德不回，亦思古也。

鼓鐘代鼗。古毛反淮有三洲，憂心且妯。勅留反淑人君

子其德不猶。

毛氏曰：鼗，大鼓也。周禮：鼓人以鼗鼓鼓役事。注云：鼗，鼓長丈二尺，鞞人云：鞞

鼓長尋有四尺。○孔氏曰：○孔氏曰：水中可居

曰洲。○蘇氏曰：言水落而洲見也。○毛氏曰：妯

動也，猶若也。○王氏曰：作樂當淮水之溢，至淮

水之降，以言其久也。其流連亦甚矣。○孔氏曰：

憂結於心，為之變動容貌，念古之善人君子，其

德不若幽王也。朱氏曰：言不若今王之荒亂。○董氏曰：用於淮上，則其地遠也。

用於三洲，則其役久也。其地遠，其役久，則民怨而音變，悽苦之氣貫金石，入陶匏，故聞之者憂。

也傷

淮有三洲作詩者賦其當時所見也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灼

反不僭七念

孔氏曰欽欽亦鐘聲也毛氏曰欽欽言使人樂進也○孔氏曰人聞而

樂進其善○爾雅疏曰禮圖舊云雅瑟長八尺一寸

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頌瑟

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廣雅

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後加文武二絃笙

以匏為底列十三管匏中笙管有簧故或謂笙

為簧磬以石為之其制在考工記磬氏○蘇氏

曰雅二雅南二南也○籥解見簡兮毛氏曰為雅為南也

舞四夷之樂東夷之樂曰味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為籥舞○鄭

氏曰雅萬舞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歐陽氏

曰季札見舞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蓋以為文王之樂詩又以文王之詩為周南召南以雅以

南者不知南為何○朱氏曰僭亂也○孔氏曰樂當闕所未詳

先言鐘者先擊金以奏諸樂左傳謂之金奏○

朱氏曰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以

雅以南以籥不僭言三者皆不僭也。○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

楚茨徐咨反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音來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

明逮群下，至于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

致之。○蘇氏曰：凡詳言之者，皆思而不得見之辭也。

楚楚者茨，言抽勅反留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魚世反黍

稷，我黍與與音餘，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

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湯果反以侑音又，以介景福。

毛氏曰：楚楚，茨棘貌。○鄭氏曰：茨，蒺藜也。孔氏曰：釋

草文：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董氏曰：鄭康成謂趨以采薺，當為楚薺之薺。慮後世誤也。○說文曰：薺，蒺藜也。而茨則以茅葺屋覆之名，然則當康成世，字猶為薺，其為茨者，後

也。人誤 ○朱氏曰抽謂其條抽發。○鄭氏曰與與

翼翼蕃蕪貌。○毛氏曰露積曰庾。孔氏曰甫曰言曾孫之稼

如茨如梁此聚稼也。又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積粟也。下言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欲以

萬箱載稼千倉納庾是庾未入倉矣。故曰露積周語云野有庾積。 ○鄭氏曰十

萬曰億。○毛氏曰妥妥坐也。侑勸也。○孔氏曰

介大也。○鄭氏曰景大也。○王氏曰今棘茨之

所生乃自昔我藝黍稷之地。○孔氏曰我所種

之黍與與然我所種之稷翼翼然蕃茂盛大皆

得成就。○王氏曰及其收也則我倉既盈無所

藏之則露積為庾其數至億。長樂劉氏曰古者

荒皆成井邑與與然比鄰之黍皆豐也。翼翼然左右之稷皆實也。故我倉盈於州都我庾充於

億 其成民如此然後可以致力於鬼神於是

以 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鄭氏曰以黍稷為

有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恐其不飽祝以王人之辭勸之。○少牢饋食禮尸升筵祝主人皆拜

妥尸尸答拜遂坐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注祝言而不

拜主人不言而以介景福也。

濟濟子禮 踳踳七羊 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剥或

亨普庚 或肆四音 或將祀祭于禘補彭 祀事孔明先

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居良反

毛氏曰濟濟蹌蹌言有容也孔氏曰曲禮云大夫濟濟士蹌蹌是

有容也祭祀之禮主人自慤而趨其賓賓客則有容儀故濟濟蹌蹌也○長樂劉

氏曰絜者在滌而芻之也○鄭氏曰冬祭曰烝

秋祭曰嘗董氏曰自黍稷成爲酒醴至其爲祭乃烝嘗之時也剥解剥其

皮也○毛氏曰亨飪之也孔氏曰亨謂煮之使熟故云亨飪之也

肆陳也蘇氏曰肆陳其骨體於俎也○朱氏曰鄭氏讀肆爲剔謂剔其骨體而升之俎也亦通○鄭氏曰將奉持而進之也○毛氏曰枋

門內也孔氏曰郊特牲云索祭祝于枋注云廟門外曰枋與此不同○鄭氏

曰孔甚也○朱氏曰明猶備也著也○毛氏曰

皇大也○朱氏曰神保鬼神之嘉號楚詞曰思

靈保兮賢姱反蓋古語然也○長樂劉氏曰

孝孫謂天子也○孔氏曰介大也○鄭氏曰疆

境界也○孔氏曰古之明王其助祭之臣其儀

濟濟然蹌蹌然乃絜所祀之牛羊爲烝嘗之祭

又曰周禮祭祀之聯事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各有司也既絜此牲其治之

亦各有職或解剥之者或亨者煮之者或陳之者

或奉持而進之者。○鄭氏曰：孝子不知神之所

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

祀禮於是甚明。王氏曰：此祭裸，求諸陰，燭蕭

之間。夫遊魂為變，無不之。無不在求之不可一

所。故祝祭于枋而祀事所以孔明也。燭先彫反。

○王氏曰：夫然故先祖是皇，神保是享，而孝孫

有慶矣。○丘氏曰：孝孫有慶者，神報以大福萬

壽無疆也。

執爨七亂反 踏踏七夕反 為俎孔碩，或燔音煩 或炙之救反

君婦莫莫音麥 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醕市由反 交錯

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

酢。

毛氏曰：爨，饗爨廩爨也。孔氏曰：祭祀之禮，饗爨

牢云：饗爨在門，東南比。上，藥爨在饗爨之北。 踏踏言爨竈有容也。孔氏

曰：執爨竈之人。 皆踏踏然敬慎。○丘氏曰：為俎孔碩，謂載牲體

於俎甚大也。○鄭氏曰：燔燔肉也，炙肝炙也。孔氏

曰：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然言從

獻者謂既獻酒即以此燔炙從之。知燔肉炙肝

者，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

以燔從。彼燔與此燔同，則彼肝與此炙同。燔者

火燒之名，炙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 君婦謂后

四二 讀詩記二十二 十四 千



也。孔氏曰：凡適妻稱君婦。故妾稱之為女君也。○毛氏曰：莫莫言清

靜而敬至也。○孔氏曰：九嬪贊后薦徹豆，邊是

后主供邊豆，由后能清靜篤敬，故能為豆甚多。

若簡躁不恭，則不能也。○毛氏曰：豆謂內羞，庶

羞也。孔氏曰：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

其豆則醢食糝食，庶羞羊臠豕臠，皆有載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彼大夫賓尸尚有二羞，明天子

之正祭有二羞矣。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朱氏曰：為賓為客，言既

以此豆獻尸，又與賓客相獻酬也。毛氏曰：繹而

而賓敬其尸，繹雖在後而尸尊於賓客，故先言

之。○鄭氏曰：始主人酌賓為獻，賓既酢，主人主

人又自飲酌賓，白醕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孔氏

牲少牢皆有其事。○毛氏曰：東西為交，邪行為錯。○鄭

氏曰：卒盡也。○毛氏曰：度法度也。○鄭氏曰：古

者於旅也語。○朱氏曰：獲得其宜也。○毛氏曰：

格來也，酢報也。○孔氏曰：執爨有俯仰之容，君

婦有清靜之德，俎豆肥美，獻酬得法，以事鬼神。

鬼神安之，報以多福。○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

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

四曰 禮記詩記二十二 十五 刘文

酒在室醞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  
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  
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  
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為俎孔碩謂薦孰也或燔或炙謂從獻也鄭  
氏以為一事誤矣燔肉與肝炙豈得謂之孔  
碩乎味坊記之言則三代之祭祀洋洋乎其  
可識矣

我孔燠

呼但反

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

二句九之

讀詩記二十二

十六

才三

蒲必反芬

孚云反

孝祀神嗜

市志反

飲食卜爾百福如幾

音機如式既齊既稷既烝

丘方反

既勅永錫爾極時萬

時億

說文曰燠乾兒詩曰我孔燠矣○董氏曰式用  
也○鄭氏曰莫無也愆過也○毛氏曰善於其  
事曰工○李氏曰善於為祝者○鄭氏曰徂往  
也賚予也○釋文曰苾芬馨香也○朱氏曰卜  
猶期也○鄭氏曰與也○毛氏曰幾期也  
法也○孔氏曰王肅云齊整也○毛氏曰稷疾

鄭氏曰與也

○毛氏曰幾期也

左傳曰易幾而哭

式

也。○孔氏曰：王肅云：匡誠正也。○毛氏曰：勅固

也。蘇氏曰：勅，戒也。○陳氏曰：極中也。中者，五福之所聚

也。○蘇氏曰：禮行既久，筋力竭矣。陳氏曰：勞而乾竭。而式

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祭將畢，祝致神意以嘏

主人曰：鄭氏曰：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爾飲食

芬絜，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期。孔氏曰：謂不遲晚也。其

多如法。孔氏曰：謂來必豐足，不乏少也。○李氏曰：奉其祭祀，整

齊急疾，誠正慎固，故錫爾中之福。至於時萬時

億之多也。○鄭氏曰：此皆嘏辭之意。孔氏曰：少牢嘏辭去。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大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無以言。此永錫爾極，時億，是其辭之略。○董氏

曰：韓詩作馥芬孝祀。○釋文嗜作者曰：市志反

又巨之反。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

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方

徹。直列反。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鄭氏曰：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徂位，孝

孫往位，堂下西面立也。孔氏曰：徂是自此適彼，辭位是告利成之位。

云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少牢告利成之位云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也此  
云祖位明遠於大夫故知至堂下也特牲  
少牢皆西面故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

氏曰致告告利成也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  
也言孝子之養禮畢也

氏曰特牲告利成即去尸諛祝前主人降少牢  
祝告利成即去祝入尸諛主人降此二者皆祝

告主人以利成是致尸意也孝子之事尸有尊  
親及賓客之義命當由尊者出讓當從賓客來

禮畢義由於尸非主人  
所當先發諛所六反

皆醉者所祭群廟  
非止一神故也

○鄭氏曰具皆也孔氏  
曰言

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  
○毛氏曰皇大也

朱氏曰皇尸者尊稱之也  
○鄭氏曰載則也

孔氏曰鳴鼓鐘以送尸謂奏肆夏也  
大司樂尸

夏  
○鄭氏曰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諛送尸而  
神歸釋文曰諛起也孔氏曰尸與神  
廢去也

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孔氏曰膳夫祭祀  
則徹王之胙俎其

餘則其屬徹之故言諸君婦籩豆而已  
孔氏曰

宰以膳夫是宰之屬也  
君婦籩豆而已九嬪祭

祀贊后不遲以疾為敬也  
長樂劉氏曰不遲不

徹豆籩朱氏曰亦不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  
留神惠之意也

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孔氏曰特牲

祝執其俎以出是歸賓客之俎也  
又特牲曰祝

○孔氏曰此受嘏之後言祭畢告利成送尸徹饌與同姓燕之事

孔氏論特牲少牢禮祝致尸意告主人以利成之說既得之矣其下又云天子尊節文備祝先致尸意於主人乃致主人意告尸此乃牽合以附鄭氏之說初無據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天帝引之

毛氏曰綏安也將行也○鄭氏曰小大猶長幼也○董氏曰稽首謂頭拜至地也○鄭氏曰惠順也甚順於禮甚得其時○爾雅曰替廢引長也子子孫孫引無極也○孔氏曰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章即陳燕私之事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入於寢而奏之又曰燕祭

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朱氏曰凡廟之制前廟後寢祭於廟而燕○朱氏曰且於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為將

受後祿而綏之也鄭氏曰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爾殽既進與

燕之人無有怨者

長樂劉氏曰莫有怨而不足者

而皆歡慶醉

飽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矣

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甚時無

所不盡

董氏曰維其盡物則內盡志外盡物

子子孫孫當不廢而

引長之也

爾雅注曰世世昌盛長無窮是勿廢長行之

○孔氏曰神

嗜飲食以下是慶辭也

###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

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長樂劉氏曰天下之土昔為水之所汨而禹決九州

四

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奏庶艱食蒸民乃粒萬

邦作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

咸建五長是田法成於禹稷久矣夏道衰微而

公劉紹興后稷之業商道發墜而大王王季緒理

服為九服推后稷之法以踐禹功遂成畎澮於天

下至於幽王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率

卒流亡則畎畝不脩於天下是以夫間之遂不距

於溝畛下之溝不距于洫涂下之洫不距于澮道

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也疆理者川

自六鄉而距于海路自荒服而達于畿之謂也

劉氏釋序之意善善矣但詩之曾孫蓋泛指周之盛王周自后稷教民播種故詩言後王務農者皆本之后稷而謂之曾孫

信彼南山維禹甸

田見反

之昉昉

音勻

原隰曾孫田之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董氏曰南山終南山也。○毛氏曰甸治也。

鄭氏曰禹

治而丘甸之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孔氏

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為井。

計之。則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匠人既云。十里為成。即云。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

洫。是甸在其中。傍一里。以治洫。成出兵車一乘。為七十五人。而左傳說。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

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

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傳說少康盡舉大衆。故與出賦異。禹

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則丘甸之

法。禹之昉昉。墾辟貌。孔氏曰。墾耕其地。辟除草。所為。昉。萊以成柔田也。釋訓云。昉

也。昉田。○原隰解見皇皇者華。○孔氏曰。曾者重

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王氏曰。疆

者為之大界。理者衡從。其溝塗。謂有夫有畛。有

塗。有道有路。以經界之也。理。謂有遂。○毛氏曰。有溝有洫。有澮有川。以疏道之也。

南東或南或東。長樂劉氏曰。其遂東入于溝。則畝南矣。其遂南入于溝。則畝東矣。

○孔氏曰。信乎彼南山之野。本禹所治。董氏

州之山。荆岐既旅。終南敷物。則禹固治之矣。○長樂劉氏曰。周京於鎬。南距于山。其田獨廣也。

○朱氏曰將言原隰墾闢之事故推其始○王氏曰言信彼者以見幽王之時王政衰矣不明乎得失之迹者聞有道先王之事則疑其不能如彼故也○左傳齊國佐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長樂劉氏曰南東其畝者順地勢及水之所趨也○鄭氏稍人注曰丘乘讀與維禹隳之之隳同其訓曰乘賈公彥疏曰鄭據韓詩為說隳是軍陣故訓為乘彼詩當當是均田之意是以昉昉為當當也

三十三

詩記二十二

二十二

吳

上天同雲雨于付反雪雰雰芬云反益之以霰亡革反霰

音木既優憂音既渥烏學反既霑足生我百穀

爾雅曰冬為上天○朱氏曰同雲雲一色也將

雪之候如此○毛氏曰雰雰雪貌○爾雅曰小

雨謂之霖霖○鄭氏曰冬有積雪春而益之

以小雨潤澤則饒洽山陰陸氏曰三農之事雪則欲盛而備故於雪言霰

霰雨欲微而潤故於雨言霰霖○說文曰漫澤多也從水曼聲

詩曰既漫既渥

疆場音亦翼翼黍稷彧彧於六反曾孫之穡以為酒食



畀必寐反我尸賓壽考萬年

毛氏曰場畔也。前漢書張晏注至此易主故曰易○孔氏曰翼

翼然閑整。○毛氏曰或或茂盛貌。○鄭氏曰歛穫

曰穡畀予也。○丘氏曰與尸謂獻孰食并酌齊

獻尸是也。與賓謂助祭之賓酌齊獻尸尸因酌

以酢賓并祭末燕同姓於燕寢是也。此祭始終

用酒食之事。○長樂劉氏曰疆場翼翼謂八家

一井各有疆場萬井縱橫左右翼翼也。黍稷或

或謂萬井其布廣野或或成文也。曾孫之穡以

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者公田所收以為

酒食祭祀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歡悅以奉宗

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

中田有廬力居反疆場有瓜是剝我角反是菹側居反獻

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祐音戶

鄭氏曰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

後漢注春秋井田記人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

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

私也。丘氏曰公田百畝內除二十畝為八家

治田之廬。董氏曰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

家每家廬於畔上種瓜。前漢書食貨志瓜

舍二畝半。毛

氏曰剥瓜為菹也鄭氏曰剥削○鄭氏曰祜福

也○孔氏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

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於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瓜

所以便地也王氏曰疆場有瓜則地無遺利矣瓜新孰獻於天

子乃為菹以供祭祀○鄭氏曰獻於先祖者貴

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息營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

啓其毛取其血管聊音丘氏曰清酒清潔之酒也言祭則惟鬱鬯並并五

齊是用若玄酒示不忘古而已三酒諸臣之所

酢非祭用也孔氏曰鬱金香草煮之以和鬯鬯

三盞齊四緹齊五沈齊三酒一享酒二昔酒三清酒○毛氏曰騂牡周尚

赤也孔氏曰三代祭其廟各用其所尚之毛色

注以陽祀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孔氏曰

也謂刀環有毛以告純也孔氏曰郊特牲曰毛

之道也注幽謂血色也楚語觀射父云毛血以告

殺昭孔氏曰亦楚語文韋膏以升臭合之黍稷實

之於蕭合馨香也孔氏曰膏者腸間脂也以脂

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郊特牲曰取臠

脊燔燎升首報陽也定本及集注皆以此注為

毛傳無箋云兩字鄭氏曰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

後迎牲享于祖考乃納亨時孔氏曰大宰云及納亨贊王牲事謂

率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也納亨而

謂之獻於祖考者充人云碩特則贊注云助君

率牲入告肥是獻之也○長樂劉氏曰王躬執鸞刀以啓

牲耳之毛豆薦其血蕭蕭藝其脊三氏曰執其鸞刀者以親殺也

子孫之養其祖考當自致其力故也○祭義曰祭之曰君率牲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

麗猶繫也毛牛尚耳鸞刀以割取臠脊乃退注○郊特牲

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

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

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燂蕭合

羶薌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

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

福萬壽無疆

毛氏曰烝進也朱氏曰或曰冬祭名○董氏曰苾苾芬芬

香氣上達也○鄭氏曰既有牲物而進獻之苾

苾芬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孔氏曰先

祖於是美大之報以大福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倬反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音嗣我農人

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音芸或耔黍稷音起疑

攸介攸止烝反我髦音士

毛氏曰倬明貌○孔氏曰甫大也○朱氏曰十

千公田所取之數也鄭氏曰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

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

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孔氏曰鍾容六斛四斗○橫渠張氏曰

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朱氏曰陳舊粟也○

毛氏曰耘除草也耔孔氏曰前漢食貨志云后稷始畝田雖本也

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田畝長終畝一畝三畝一夫三百畝而播種於畝中苗葉以上稍耨壟

草因遺其土以附苗根此成壟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疑然而盛也附根即此雖本也○

朱氏曰疑茂盛貌○王氏曰介助也止息也○

毛氏曰烝進也髦俊也○蘇氏曰一成之田歲

取萬畝以為國用○朱氏曰取其陳以食農人

言積之久而有餘於是存其新而散其舊以補

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則無紅腐而不可食之患矣。○蘇氏曰：是以親適南畝，而視其耘耔，助其勤力，止其怠惰。○朱氏曰：進我俊士而勞之也。毛氏曰：治田得穀，俊其髦俊者，如漢寵力田之類歟。○前漢食貨志曰：或耘或耔，黍稷薿。

稷儼儼

今者指周盛王之時也。言周王適南畝以勞

農，見農夫散布田野，或耘或耔，而其黍稷薿

疑然而盛，乃相助而休息之。又於間進其髦

俊者，以勞勉之。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

焉。管仲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

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秀民，即詩所謂髦

士也。

以我齊音資明與我犧許宜反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

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牙稼反田祖，以祈甘雨，以

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朱氏曰：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

便文以協韻爾

孔氏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

潔注云。粢六穀也。器實曰齊。指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已盛於器也。

○孔氏曰羊

言犧謂純色

又曰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則四方之神亦太牢此獨言羊以會句

○毛氏曰社后土也

孔氏曰中庸云郊社相對郊是天則社是地后土者

地之大名也。鄭駁異義以為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

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爲后土死以配

社而祭之。○左傳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

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前漢郊祀志云帝王建立社稷百王

不易社者土也。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

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

爲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

祖以祈甘雨注冢大也土土神謂大社也田祖

稷神

方迎四方氣於郊也

孔氏曰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

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

而并言四方蓋秋成報功則摠祭社爲陰祀其

犧用純黑色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色也。○朱

氏曰四時迎五行氣於郊以五帝五官配焉木

之帝曰太皞官曰句芒火之帝曰炎帝官曰祝

融土之帝曰黃帝官曰后土金之帝曰少

皞官曰蓐收水之帝曰顓頊官曰玄冥。○鄭

氏曰臧善也御迎也。○毛氏曰田祖先嗇也

孔氏曰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

祖始耕田者謂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

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

擊土鼓以樂田畯。○王氏曰：田祖者生而為田畯，死而為田祖。若樂工之死而為樂祖也。○

孔氏曰：甘雨者以長物則為甘，害物則為苦。○

毛氏曰：穀善也。○鄭氏曰：以絜齊豐盛與我純

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

○丘氏曰：所以祭社與方者，由我田盡善，農夫

喜慶之故也。○孔氏曰：至前孟春又以琴瑟及

擊其土鼓以迎田祖之神而祭之，以求甘澍之

雨。王肅云：大得我稷黍以善我男女，言倉廩實

而知禮節也。王氏曰：作樂以御田祖，祈甘雨，農

三十 讀詩記二十二 二十九 禾

黍介稷，黍所以穀士女，樂歲則士女多賴，故也。釋文：齊本又作齋。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

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

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鄭氏曰：饁饋也。○王氏曰：畝大抵以南為正，故

每曰南畝。○鄭氏曰：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漢

官表鄉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蘇氏曰：攘取也。○毛氏曰：易

治也。王氏曰：禾易也。長畝，竟畝也。○朱氏曰：有猶

多也。○毛氏曰：敏疾也。○孔氏曰：王肅云：曾孫

來止親循畎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  
並饁饋也○蘇氏曰於是田畷至而喜之取其  
左右之饋而嘗之以知其旨否○朱氏曰言其  
上下相親之甚也○蘇氏曰民盡力於禾其生  
竟畝如一庶幾終善且有於是王無所譴者曰  
農夫敏矣

此章言省耕之時王者在上耕者在下田畷  
往來其間勸勞而撫摩之熙然其若一家也  
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曰攘者喜之甚而取之

疾以言其相親無間也見其禾之易治竟畝  
如一預知其收穫終當善而且多矣曾孫不  
怒農夫克敏者言農夫能敏於田事如此王  
者無由譴怒也不曰喜而曰不怒者若不敏  
於農則怒矣蓋其喜怒欣戚專在於農也洛  
人稱張全義曰張公他無所好見嘉穀大繭  
則喜爾正此意也

曾孫之稼如茨

徐私反

如梁曾孫之庾

羊主反

如坻

直基

反

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



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鄭氏曰稼禾也謂有藁者也茨屋蓋也

孔氏曰墨子稱

茅茨不剪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為屋蓋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王氏曰茨者如束茅而積之○毛氏曰梁車梁也

孔氏曰孟子十二月者也○鄭氏曰庾露積穀

橋橋有廣狹得容車渡則高廣者也故以比禾積也坻水中之高地也

孔氏曰釋水云水止曰坻是水中之高地也毛氏曰京高丘也

爾雅云絕高為之京○朱氏曰箱車箱也如茨言其密比也如梁言其穹然也○董氏

曰如坻則鱗比而出也如京則絕高者亦非一

詩詩言三十一 三十一 儀

矣○鄭氏曰見禾穀委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

處之萬車以載之○蘇氏曰言黍稷稻粱無所

不有也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所生莫非曾孫之

稼也鄭氏以稅言之陋矣執訊獲醜戰士之

慶也黍稷稻粱農夫之慶也蓋農夫視黍稷

稻粱之豐豈以為天下之美盡在此矣不知其

他也此詩後二章皆述前二章之意三章所

言述首章今適南畝勞農之事也故曰曾孫

來止田峻至喜四章所言述二章以御田祖  
祈福之事也故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自曾  
孫之稼以下所謂大福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孔氏曰序不言思古者楚

茨至此文指相類承上篇而略之也

大田多稼既種

章勇反

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

以冉反

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孔氏曰種擇其種也○朱氏曰戒飭其具也○

毛氏曰覃利也○繫辭曰神農氏作斲木為耜

揉木為耒

釋文曰京云耜耒下耔也廣五寸耒耜上句木也○說文曰耜耒端木也

耒手耕曲木也打勑丁反

○孔氏曰王肅以俶為始載為事

○毛氏曰庭直也○鄭氏曰碩大也若順也將

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

種計耦耕事

孔氏曰耕必二耜相對共發一尺之地故計而耦之也

修耒

耜具田器

孔氏曰茲箕之屬

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

春土長冒櫛陳根可拔而事之

孔氏曰此出於農書以冬土定

故耘櫛於地與地平至孟春土氣升長而冒覆於櫛則舊陳之根可拔

○蘇氏曰

取其利耜而始有事於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王之所欲李氏曰凡民之所以勤於農功如是者則以曾孫是若故也言民皆順曾孫之意

大田多稼總言之也既種既戒以下至於卒章自始及末以次陳之也稼雖有如嫁女有所生之訓不必訓稼為種也

既方既皁才老反既堅既好不稂音郎不莠餘父反去起居反

及其螟莫庭反螽徒得反及其蠹莫侯反賊無害我田穉

音田祖有神秉畀炎于沾反火

鄭氏曰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孔氏曰穗

上巳有孚甲也孚者米外之粟皮故種者一孚二米言一皮之內有兩米也甲者以在米外若

鎧甲之在人表其種於地則開甲始生○毛氏曰實未堅熟曰皁

稂童梁也釋文曰童稂草也說文作節云稂或字也禾粟之莠生而不成者謂之童

節也莠似苗也孔氏曰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糝似苗也

董氏曰莠糝草也○國食心曰螟食葉曰螽食

根曰蠹食節曰賊孔氏曰皆釋蟲文陸璣疏云

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蠹蝻蝻也食苗根為人患舊說螟螽蠹賊一種

也。如言寇賊。茲究內外言之耳。故。○說文曰。穉。健為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

幼禾也。○釋文曰。秉執持也。畀與也。○鄭氏曰。

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長樂劉氏

曰穀粒之生先有房甲而後充實既實矣而未充滿曰阜既阜矣而未黃綻曰堅既堅矣而未

可剪刈而無稂莠。孔氏曰稂莠苗既似禾實亦曰好類粟若擇種去其細粒鋤禾

除其非類則無復稂莠矣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

致之。○孔氏曰。蟲災禾穉者偏甚。王氏曰田穉去其害苗穉之物而○朱氏曰。田祖有神乎則

為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炎火之中使消亡也。此

禱辭也。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為證。夜中設火。火

邊掘坑且焚且瘞。張氏曰三代盛時必無蟲患天下之田盡墾何處不種縱

或有之亦人眾覺察必豫早能去其害雖有山林陂澤亦人以時出入潏停水陂不得生也且

不論盛時故災害不作直人謀足以勝之。螻螟之類其去易於蝗又況古人除田害亦易得人

只於采芑便三千乘要以百井之民除一井之民患計之為不難○釋文秉韓

詩作卜卜報也。

有滄。於檢萋萋。七西興雨祈祈。巨移雨。于付我公

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戶郭穉。此有不斂。力穡。計

反彼有遺秉。此有滯穗。音伊寡婦之利。

毛氏曰滄雲興貌。長樂劉氏曰天將降雨則地氣上騰蒸為濕潤滄浸萬物

萋萋雲行貌祁祁徐也。○孟子曰方里而井井

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孔

氏曰濟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又

聘禮云四秉筥注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筥

濟名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為筥者

掌客注云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

耳筥謂一穢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

斛禾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升。○滯穗滯漏

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不斂筥亦音穢之禾穗也。○鄭氏曰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

祁祁然而不暴疾。王氏曰雲欲盛盛則其民之

心先公後私今天正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

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孔氏曰民見雲行雨降

為雨我公田耳。因百穀齊熟收刈促遽力皆不

足而有不獲不斂遺秉滯穗故聽鰥寡取之以

為利。長樂劉氏曰穢謂穗之低小刈獲之所不

及者穢謂刈而遺忘束縛之所不及者秉

謂束而輦載之所不盡者滯謂成而折亂秉獲

之所不通者皆緣豐稔農夫之力所不能盡取

而矜寡享其遺利。○朱氏曰此見其豐成有餘

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蓋既足為不費之惠

而亦不殆於輕視天物而慢棄之乎。○董氏曰韓

詩作有弇淒淒。呂氏春秋作有晻淒淒。○釋文  
滄漢書作黠。○孔氏曰。定本集注。穡作積。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  
音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國語內史過曰。精意以享禋也。○鄭氏曰。騂用

騂牲也。黑用黝牲也。孔氏曰。周禮牧人云。陽祀

南郊及宗廟。陰祀北郊及社稷。毛分騂黑為二  
牲。鄭以騂黑為二色。故引牧人。騂黝以明騂黑  
為別方之牲。非謂祭  
在陽祀陰祀之中也。○長樂劉氏曰。王以其西

成乃立郊。省民之歛也。○孔氏曰。時耕者皆以

其婦之與子同饁。彼農人於南畝之中。田畯之

官至喜樂其勤。故得成獲。王氏曰。喜其  
其趨獲事也。○陳氏

曰。王所來之方。致其禋祀。以為報。董氏曰。鄭康  
成以來方為

四方。不知來方。禋祀則以  
其所至之方。而禋祀也。○孔氏曰。其牲或赤

或黑。與其黍稷之粢。盛以獻。以祀神饗之。而報

以大福。長樂劉氏曰。王者所出山川原隰之有  
神護民之稼穡者。靡不祭之。示愛其民

而為之祈福也。○朱氏曰。以介  
景福。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

來南方則用騂牲。來北方則用黑牲。獨舉騂

黑者。孔氏所謂略舉二方以為韻句是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於良反君子至止福祿如茨

音韎音有奭許力反以作六師

毛氏曰興也○王氏曰洛水東都之所在也○

毛氏曰泱泱深廣貌○孔氏曰君子諸侯也○

鄭氏曰茨屋蓋也如屋蓋喻多也○毛氏曰韎

韎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韎所以代鞞也鄭氏曰韎

韎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韎聲也○孔氏曰韎韎是蔽膝之衣合韋為之駮異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間言誅韎聲如茅蒐陳留人謂之積天子六軍○孔氏曰奭赤

貌○王氏曰瞻彼洛水而思古之明王見其地

而不見其人也先王會諸侯於東都於是爵命

諸侯君子至止福祿如茨者言能爵命之厚也

韎韎有奭以作六師者使服韎韎之韎而作六

師也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先儒以為左傳所

謂韎韎之跗注是也朱氏曰言諸侯至此洛水之上受寵錫之厚而又帥

天子之六師以討有罪也○陳氏曰諸侯來朝天子適有征伐之事故寵之以卿佐之任○

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故毛傳以洛為宗周之浸水洛水雖出於京北上洛西山然其流尚微此詩所謂洛蓋指東都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補頂琫必孔有

琫實一反 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毛氏曰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琫下飾也孔氏曰鞞今刀

鞞也容者容飾也天子玉琫而琫音遙琫諸侯盪徒

反 琫而璆音虯琫大夫鏐音遼琫而鏐力琫幽琫士琫

力計反 琫而琫孔氏曰琫似琫說文曰琫蜃田

謂之鏐鏐即紫磨金也白金美者謂之鏐琫蜃屬而不及於蜃用其甲以飾物。董氏曰此本

出於三朝禮故許慎以此證書。○王氏曰鞞琫有琫者言既爵

命又其賜予備物如此。○長樂劉氏曰天子尊

賢樂善非徒爵命之於一時又將延永遠其子

孫俾克安於封土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

年保其家邦

朱氏曰同猶聚也丘氏曰同俱也謂○丘氏曰

家邦猶家室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

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孔氏曰古者有世祿

復有世位世祿者直食其先人之祿而不居其位子若復賢則居父位矣○朱氏曰此詩四章皆美

賢者之類功臣之世德譽文章威儀之盛似其先人以見不可廢絕之意蓋周之先王於國之子弟

盡其教養之方故其成就若此雖更幽厲之衰而不忘也○陳氏曰小人在位欲以引進其私人故

不使賢者之後復居其位而棄絕之

裳裳者華其葉湑思叙反兮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

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詩四章

讀詩記二十二

二十三

列日

毛氏曰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也○鄭氏曰

觀見也○長樂劉氏曰之子謂賢者功臣之子

孫也○丘氏曰寫喜而舒寫也○譽處見蓼蕭

○陳氏曰華葉上下相承而俱茂以興賢者前

後相繼而榮顯也○朱氏曰夫能使見者悅慕

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董氏曰裳古文作常

今為裳者或篆體也

裳裳者華其黃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

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毛氏曰。芸黃盛也。○蘇氏曰。黃色之上也。有章有文也。其文粲然如華之盛也。○朱氏曰。有文章斯有福慶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覲之子。乘其四駱。音洛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丘氏曰。言白者取韻便也。○駱解見四牡。○朱氏曰。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鄭氏曰。君子斥其先人也。○朱氏曰。言其先世之君子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是以其子孫肖似之而如此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二



